

編遣軍隊是救國建國的先決問題

蔣主席昨晨傳見一劉

垂詢西北編遣及其他各情 劉郁芬表示祇知擁護中央 二區將領痛恨反動派挑撥

【本報二十六日南京專電】蔣主席昨晨傳見劉郁芬，垂詢西北編遣及其他各情。劉郁芬表示祇知擁護中央，二區將領痛恨反動派挑撥。蔣主席對劉郁芬表示慰勉，並指示其應如何分別編遣，以輕人民之負擔。自當切實規劃，期在必行。各軍長官，類皆本黨忠實同志，迭次開會籌商，無不推誠相與。各軍長官，類皆本黨忠實同志，迭次開會籌商，無不推誠相與。各軍長官，類皆本黨忠實同志，迭次開會籌商，無不推誠相與。

伍使在國聯奮鬥經過

日內瓦辦事處致外部電全文

【本報二十六日南京專電】外交部二十六日接日內瓦辦事處發來電，伍使在國聯奮鬥經過。日內瓦辦事處致外部電全文。伍使在國聯奮鬥經過。日內瓦辦事處致外部電全文。伍使在國聯奮鬥經過。日內瓦辦事處致外部電全文。

編委會訓勉全國將領

革命武力為人民之武力 決非不逞之徒所能操縱

【本報二十六日南京專電】編委會訓勉全國將領。革命武力為人民之武力，決非不逞之徒所能操縱。編委會訓勉全國將領。革命武力為人民之武力，決非不逞之徒所能操縱。

共禍

桑城人物一空

【本報二十六日南京專電】桑城人物一空。桑城人物一空。桑城人物一空。桑城人物一空。

雙十節

上海招待外賓

【本報二十六日南京專電】上海招待外賓。上海招待外賓。上海招待外賓。上海招待外賓。

蔣主席

召五師官佐

【本報二十六日南京專電】蔣主席召五師官佐。蔣主席召五師官佐。蔣主席召五師官佐。蔣主席召五師官佐。

劉耀東旅

改編就緒

【本報二十六日南京專電】劉耀東旅改編就緒。劉耀東旅改編就緒。劉耀東旅改編就緒。劉耀東旅改編就緒。

收回法權準備

籌備委員會昨成立

【本報二十六日南京專電】收回法權準備。籌備委員會昨成立。收回法權準備。籌備委員會昨成立。收回法權準備。籌備委員會昨成立。

亂再堪不家國

唐生智致電何鍵

【本報二十六日南京專電】亂再堪不家國。唐生智致電何鍵。亂再堪不家國。唐生智致電何鍵。亂再堪不家國。唐生智致電何鍵。

蔣公使電覆外交部

加拉罕最近未發宣言

【本報二十六日南京專電】蔣公使電覆外交部。加拉罕最近未發宣言。蔣公使電覆外交部。加拉罕最近未發宣言。蔣公使電覆外交部。加拉罕最近未發宣言。

海河會議

討論修改組織章程

【本報二十六日南京專電】海河會議。討論修改組織章程。海河會議。討論修改組織章程。海河會議。討論修改組織章程。

陳紹寬視察上游

率永綏等艦抵宜昌

【本報二十六日南京專電】陳紹寬視察上游。率永綏等艦抵宜昌。陳紹寬視察上游。率永綏等艦抵宜昌。陳紹寬視察上游。率永綏等艦抵宜昌。

方策就第四十五師長

調任第六師長

【本報二十六日南京專電】方策就第四十五師長。調任第六師長。方策就第四十五師長。調任第六師長。方策就第四十五師長。調任第六師長。

國聯前日閉會

會中討論各國提案

【本報二十六日南京專電】國聯前日閉會。會中討論各國提案。國聯前日閉會。會中討論各國提案。國聯前日閉會。會中討論各國提案。

譚曙卿案

明日正式開審

【本報二十六日南京專電】譚曙卿案。明日正式開審。譚曙卿案。明日正式開審。譚曙卿案。明日正式開審。

海河會議

討論修改組織章程

【本報二十六日南京專電】海河會議。討論修改組織章程。海河會議。討論修改組織章程。海河會議。討論修改組織章程。

譚曙卿案

明日正式開審

【本報二十六日南京專電】譚曙卿案。明日正式開審。譚曙卿案。明日正式開審。譚曙卿案。明日正式開審。

海河會議

討論修改組織章程

【本報二十六日南京專電】海河會議。討論修改組織章程。海河會議。討論修改組織章程。海河會議。討論修改組織章程。

譚曙卿案

明日正式開審

【本報二十六日南京專電】譚曙卿案。明日正式開審。譚曙卿案。明日正式開審。譚曙卿案。明日正式開審。

集寧災情奇重

昔日富翁盡成餓殍

綏遠東北部秋收亦已絕望

【二十三日集寧訊】集寧本年受旱風霜各情，災情奇重。昔日富翁盡成餓殍。據報：集寧縣各區，自秋收以來，因受旱災影響，農作物收穫極少。昔日之富翁，因受災影響，家產蕩然無存，現已盡成餓殍。綏遠東北部秋收亦已絕望。據報：綏遠東北部各縣，因受旱災影響，農作物收穫極少，秋收已告絕望。災民生活極其困苦，現已無糧可食，紛紛向政府求救。

吉林反俄運動急進

學生界擴大宣傳

童子軍發散傳單

【二十三日吉林訊】吉林之反俄運動，自以來的積極進行。學生界擴大宣傳，童子軍發散傳單。據報：吉林省各級學校學生，紛紛組織反俄宣傳隊，在街頭散發傳單，高呼反俄口號。童子軍亦積極參與，發散傳單，宣傳反俄運動。此外，各界人士亦紛紛參加，使反俄運動日益擴大。

民下水典禮誌盛

觀禮者王正廷等二千餘人

何應欽夫人親行擲瓶典禮

【二十三日南京訊】民下水典禮，於今日舉行。觀禮者王正廷等二千餘人。何應欽夫人親行擲瓶典禮。據報：民下水典禮，於今日在南京舉行。觀禮者有王正廷、何應欽夫人等二千餘人。何應欽夫人親行擲瓶典禮，場面極為隆重。典禮中，各界人士紛紛發言，表示對民下水運動的支持。

日開反俄市民大會

討論反俄市民大會

討論反俄市民大會

【二十三日東京訊】日開反俄市民大會，討論反俄市民大會。據報：日本於今日召開反俄市民大會，討論反俄市民大會。會議中，各界人士紛紛發言，表示對反俄運動的支持。會議決定，將進一步擴大反俄運動，並加強與國際反俄組織的聯繫。

四川槍決綦江土匪劉子敬

綦江土匪劉子敬

綦江土匪劉子敬

【二十三日重慶訊】四川槍決綦江土匪劉子敬。據報：四川於今日槍決綦江土匪劉子敬。劉子敬係綦江著名土匪，曾多次率領匪徒在綦江一帶搶掠，民怨極深。政府為維護地方安寧，特將其槍決。此舉獲得當地民眾的熱烈支持。

城雙局長威風

偶毒打商民

偶毒打商民

【二十三日重慶訊】城雙局長威風，偶毒打商民。據報：重慶城雙局局長，平日威風八面，近日竟偶毒打商民。此事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紛紛要求政府嚴懲。政府表示，將立即調查此事，並嚴懲不貸。

大前門名煙

原料 精工揀選 不雜次品

製法 一切手續 不稍苟且

香味 出於自然 不加香料



中央書局大減價

新張開幕八五折一個月

上海南京路中國商業公學園對面

中央書局

出版部 中央書局

出版部 中央書局

出版部 中央書局

專門花柳科婦

專門花柳科婦

專門花柳科婦

紫玉書局

紫玉書局

紫玉書局

腐化和革命是站在絕對相反的地位真革命是絕對不與腐化妥協



中華民國
日七廿月九年八十

五期星

第一百七十一號

林先生的乘船(續)	蕭然
他們的希望(獨幕劇)	待析譯
兒時的歌	元白
故鄉的迷戀	羅曼思

華北日報副刊

本刊合訂本「第七冊」現已出版。實價

三角。欲購者請向本報發行部接洽。

華北日報副刊

林先生的乘船(續)

蕭然

林先生這年夏天又辭了女中的功課，決然回家鄉去看看。他的故鄉是山明水秀的四川，不是他家，完全是三峽一帶的美景把他的心魂攝住了。他臨走的時候，行裝很簡單：一口藤箱，一個網籃，但中間夾得有他的著作，就是那本小說「白雲」，他用金字皮面把牠裝訂起來了，他並不是像這本小說，是預備去獻給他的表妹的。一到家，便被他姊姊看見了，彷彿發現了什麼奇蹟似的，驚異說：「姊姊呀，真沒想到你還會做小說呢，居然成了小說家了！這本書給我看看罷！」

說着，便自動地取在手裏了。他自然不好意思說是帶來獻給他的表妹的；而且姊姊僅僅是借看，並沒有索贈於他，他又那里好意思拒絕呢？

林先生的姊姊要讀這表弟的文學天才，把「白雲」帶到她們的中學去了。同班生看見都像心裏開了「一朵花」一般的愉快：林英（林先生的姊姊名字）她們已經佩服得了，何況這又是她的弟弟的作品呢！大家都搶着要看，林英自己一篇都沒有讀完，就被她們裏面的強有力者來攔截去。「白雲」中間的那幾篇寫S埠學校中的愛情故事，在B縣女學生狹小的眼光中看來，這類事件真是奇特得可以了，她們一字不放地讀着，甚至對於每個小小的角色和一句輕微的談話，都感到一種深濃的趣味。因為這樣，這本集子便很榮耀地周旋於這些女學生之間，後來竟轉借到校外，終於不

知流落到什麼地方去了。林英很着急，着急的不是怕還不起她的弟弟，（他將來回去，還怕買不到麼？）是自己沒有得看，心理總像着。林先生呢，爲了「白雲」的失蹤，好幾天悶悶不樂；因為表妹瑜子是戲弄他的了，縣裡這類的書是沒得賣的，還要寫信到P埠去，往還得一個多月；P埠那家書店有，又沒有法子知道；就買來，也沒有這樣好的裝訂了。——他的這些苦衷，林英是完全茫然的。

但是林先生却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樣一本無聊的小說，以前還過那麼多的厄運，這次會和他同來的乘船發生關係……

他這回在家住了兩月，又從B縣回S埠去，已經在川南的途中了。爲了接到N校的聘書，與催促的電報，他不得不趕着快走。這天大霧濛濛的早上，他早早地起身，便在江邊等候着划子的開來。構造簡單的小船不久就靠岸，而且滿載着行李，他當然也忝爲行客之一；不過不到紅日出現，船是不離下駛的。在濃霧中，一切都發覺可危。坐上蓬蓬的木板，他取出錶來看已經八點了。搭客沒有一個不是忙忙的，再三催促着船早點起碇；船夫總搖頭。大霧淡薄了一些，船身才掉轉，冒着濃濃的白霧，船夫緩緩地擺動起來，好像是走了。林英順着他的行李挑子坐下，沉沉睡下頭，拿起一本小說混時間。在入羣的擁擠中，他的心並沒有被騷擾；眼睛的視線投到書本以外去了，書雖然在膝上，正盤算着……

到P埠住一天一定要搭輪下駛；如果有直航船，一個星期以後，我就可以自在徜徉在S埠的海濱了。記得來的時候，雖然外邊謠傳着江上有大股的會匪，有神兵的出沒，其實外國輪船還是暢行無阻，有錢買票就可以上船，票價比從前當然貴多了；因爲有

洋兵的護送，並聽不見有什麼匪盜的風聲。這次又重來……

兩岸離船身很爲遙遠，一邊山的輪廓，淡淡的，一邊是房舍，寥落；耳邊有時還吹來工廠或公司煙囪放氣的聲音，像仙鶴的長嘆。化學家這時自然沒有心情來欣賞這些，只是繼續地想下去——

去就N校的事，真有點跋涉勞苦了；不過這勝於鄉下的中學了；這次如果走得秘密，怕不被他們阻攔了呢。川江輪船該不會有什麼障礙罷！……

「現在川江輪船却不好走了！」說這話的是一位戴瓜皮小帽的青年，頗有商人的氣息，手裏拿着一本印花稅登記簿。他恰巧坐在林先生的旁邊，話是對着對面的穿八團花馬褂的老先生說的。

林英的思潮突然被打斷了，他覺得這位搭客彷彿是知道他的心事的，愕然回頭去看。

「做啥子輪船又不通了呢？是不是楊子惠劉甫澄又打起來了，李哥？」

老頭子用他那根吃過的葉子煙桿在船側敲着，爲的是把煙灰敲下去，一面說：看見林先生回頭來，也斜着望他一眼。

印花稅的職員揚一揚頭回答說：「還沒有打，架起勢了，輪船照樣走；老先生，這「輪船」二字，却不是指我們的輪船而言。」

「當然是外國輪船咯；你剛說不好走，又可以走了？」

「不好走是不能走呀，我是說外國人的船這如今不比那如今了，限制得很嚴呢。」

「怎麼個嚴法？你說話爽快，一口氣說完了不好？一層一

層地來，又不是做文章！」印花稅處的職員李先生笑了一笑說，「拿錢買票，那個難還要受洋人的氣，小舖子他們還不高興哩！」

「前一向都沒有這種辦法，那會些才興的？」這是林英已經進到口邊想問的話，却被另外一位高瘦的旅伴「先得我心」地說出來了。

「上回有一隻輪船上出岔子，你老哥都沒有聽見說？你老哥不是在P埠有號口嗎？」

我們的李先生看見問的人多，把架子十足的擺起來，他大概怕船還不到岸，話就說完了，所以不慢慢地地延宕時間。

林先生的身子被船顛簸着，聽得最入神，再也忍不住了；他正要打聽川河航行的狀況，聽見別人在這裏說起，當然不肯放鬆，便微微向印花稅處的職員一點頭說：

「怎麼的？那隻輪船被搶了？是什麼時候的事？」

「你哥子是到P埠去的？還是打算往下去？」善於交際的李先生看見這一位洋裝之士，就露出笑臉來。

「打算還要到Y埠去呢。」

「你哥子也不打聽打聽，輪船不好搭哩！上次是某國輪船因爲一時疏忽，在半路十幾個老二就混上了，假裝打扮成搭客；那些傢伙胆子也真大，把運貨的貨艙裏頭，身上也帶着自來得，房艙就全遭搶了，還槍傷大副二副。這如今他們外國公司都改了章程，乘客沒有備保，一律不許搭船。價錢也提高了，這樣，更是賺死中國人的錢，你不坐他就沒有船坐；中國船簡直不敢開了！」

「那怎麼辦？我已經走到這裏了，不下去也得下去，」他心裏

華北日報副刊

本刊合訂本
第七期要目

自丁：般生論(譯)——小泉八雲(譯)
民生：英國的繪畫(譯)
謝延年：夫婦
摩伽：雨中的庭院
魯子：寂寞

華北日報副刊

「新東北半月刊」現代國際週刊。

他們的希望(獨幕劇)

待析譯

似平有點爲難說。

「你哥子自己看情形辦好，找得到舖保就行了，有的是人下去。」

「你先生也是在P埠登岸麼？」他對於這位陌生人的關心，很示感謝，這樣問。

「我在P埠有公事，等回來再請你哥子吃茶罷。我看你哥子人頂不錯的。」

他們的談話這樣就停止了，江面也漸漸平靜；水也不是黃色的巨浪，而變爲細細的綠波，船底吃水，漸漸地響着，頗像湖中泛艇，中午以後，船泊P埠了。林英也在乘客的人羣中擠着下船，提着他的皮箱。

進城以後，只好在一家小小的旅店歇下來。他見着店主第一句問話就是「乘船有什麼手續？」

「沒有什麼手續，只要一個公實的舖保就行。」這是店主的回答。

「你們貴店能够担保店裏的客人麼？」

「我們就是保也不行，輪船公司認爲我們沒有當舖保的資格的了；店主的話說得太乾脆了，他立刻就默然，憂鬱布滿在他的臉上了；人地生疏的P埠，舖保他將從何找起呢？」（未完）

籬子 籬田先生，對不起，去去就來的。

籬田 我也同您一起買去罷。我對於那些買魚的人們是非常熱誠的。

籬子 真的麼。可是，又要您受累了。

籬田 沒有關係，我成天是這樣跑的。

（兩人一同起身，出了後面的木門。村岡從正門方面回來，看着那在客廳的廊側的鳥籠。）

村岡 籬子，籬子，不在麼？姊姊，姊姊。

村岡之姊（從裏面走出來）你回來啦。

村岡 鳥籠都沒有了。

村岡之姊 是麼，早晨滿地放進去的。

村岡 籬子到哪儿去了？

村岡之姊 方纔到拉網的那兒買魚去了。

村岡 現在拉網了麼？——阿，是的。

（聽見拉網的聲音。）

村岡之姊 我說……

村岡 什麼？

村岡之姊 你聽說關於你們夫婦間的事，別說話，別說話，但今天就是今天了，我再也忍不住了。

村岡 什麼事呀？

村岡之姊 那個叫籬田的男人的事，並且也就是籬子的事。

村岡 有什麼事麼？

村岡之姊 就是現在，他們倆都伴伴着到海濱去了。

村岡 可是，那爲的是到拉網的那里買魚去罷。

村岡之姊 那却是的，但兩個人同去不好呢！在這樣底白日裡……

村岡 在這白晝裡，才沒有關係；若是在夜中，才真有些麻煩。

村岡之姊 你雖然是這樣不在心地說着，可是今天我看見了一件過於不甚好的事。

村岡（不十分驚駭）過於不甚好的事，是什麼呢？

村岡之姊 籬田那個男子，攔住了籬子的手，要給她帶上戒指呀！

村岡啊，那麼說，就是要給她戒指嗎？

村岡之姊 無論什麼事你總是這樣沉住氣地不關心，我實在討厭了！就說是取笑，給旁人的妻子這樣貴重東西，而且女的這方面也還收下，這是什麼正當底事麼？

村岡……

村岡之姊 我心裏懷念着那個男子，都不能安心地回東京去了。你向着籬子說，斷然不准那個男子到這裏來走動。你若是不說，我可要替你說了。

村岡 不是，姊姊，那個人，是我們在遠地方容易得到的唯一的朋友啊！

村岡之姊 總說是朋友，朋友，便完全不掛念了，結果連自己的妻子都要被他偷了去嗎！我對於那個人，從心裏是討厭的。因爲籬子過着陰慘底生活，他便取巧地，以物質而想誘惑他。

村岡 是這樣麼？他是那樣底人麼？

村岡之姊 若不是這樣，爲什麼背着人家的主人，而給她戒指呢？

村岡 不是拉網的上來了麼？

村岡 不是拉網的。拉網的人們不能這樣跑。（倆個人暫時沈默着。簾子臉色蒼白地，從後邊木門跑進來，臉貼在房緣的柱邊，哭着。）

簾子

村岡 怎麼了！怎麼了？

村岡 啊，不得了！不得了！

村岡 什麼呀！

簾子 我真是可憐哪！啊，怎麼好，怎麼好？

村岡 怎麼了！怎麼了啊！清清楚楚地說呀！

簾子

……

（這時從開放着的木門，一個不認識的男子走了進來。）

村岡 對不起，這家的太太才到海濱去了呢。

男子 是的。你是誰呀？

男子 我是鎌倉警察署的刑事。方才，把與這裡的太太同行着的男子捉捕了。

村岡 啊——！是鶴田君麼？

刑事 這裡是叫鶴田麼？他的本名是叫吉村的。

村岡 把他捉捕了，他作了什麼壞事了麼？

刑事 偷盜。

村岡 原來是這樣。沒看出他是這樣底人！

刑事 他是在大學預科上學的，很是色魔呢！哈哈……

簾子 （哽咽地哭着）……

刑事 太太也吃驚了罷。是怎樣底關係，在一塊兒走道呢？

村岡 只是常到這家裏來玩要的。方才賤內到拉網的那里買魚去。所以一塊兒走了。

刑事 這麼說，貴宅是與他沒有什麼另外的關係了？

村岡 當然沒有的。我說，籐子，另外沒有什麼更深底交涉罷？

籐子（狼狽着） 那……那……沒有的。

刑事 啊，是這樣麼？

村岡（突然好像想到了什麼似地） 喂，你曾說鶴田君要給你買戒指，不是已經拿來了嗎？沒有存在你的手裡麼？

籐子 啊……是，是……有的。

村岡 啊，是有，還給刑事先生好吧。免得以後有麻煩。

籐子 是的，是的。

（籐子開了手袋，取出戒指，交過去。）

刑事 啊，有這樣底東西麼。這也是盜品的，要值一百元哩。還沒

有給他錢麼？

村岡 沒有的。到我們的家裏來賣這樣底東西，真是沒道理的。哈哈……

刑事 沒有買是很好的。本來，不知道實情的第三者，買了這種東西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只是以後知道了細情，要覺得不好過。

此外再也沒有什麼東西了麼？

村岡 沒有。我說，籐子，此外沒有什麼了罷？

籐子（哭泣着） 沒有了。

刑事 啊，真是打擾了。因為太太同他一塊走的，實在對不起。

村岡 請您受累了。

村岡之妹 噢呀，怕人，怕人！我想大概就是這種事罷；但絕也沒

想到也竟會成。

村岡之姊 唉，莫非無論怎麼說，你總是這樣有樂子麼？

村岡 哈哈哈哈哈……

村岡之姊（哈哈）什麼呢！

村岡 但是，姊姊，你也爲籐子設身處地想一想，她爲我受了快三年的悲慘底勞苦了。

村岡之姊 那種事，是做妻子們應當的。

村岡 不，不是應當的喲！從二十一歲起，已近三年了，我想她是受了不少的痛苦的。所謂新婚生活的快樂，不過只是三個月，我立刻便病了起來。自從那以後，對於她便只是苦難底生活了。有什麼慰安呢？——看的東西，聽的東西，吃的東西，都沒有了，在這樣底地方，我以爲是很難爲她不服煩且忍耐過來。本來她是在咖啡店裏生活過的，這更使我感謝她了。

村岡之姊 這麼說，與旁的男子……

村岡 請你先等一等，因爲這無聊意思，所以就連金錢，我都想省出一些來，爲她買一件衣服。無論怎樣，也想盡力給她一些歡快與希望。現在既有心無力，自己做不了，所以對於那給她這樣東西的男子，我是只有感謝了。

村岡之姊 可是你知道，那個便成了她走入墮落之路的怕人底惡魔之手了啊……

村岡 我不這樣想。就說籐子，有了對於自己好的男人，雖說稍稍有些不合理的地方，可是能够給她一些助力，她也一定是歡喜的。因此在這人世中，也一定稍稍光明一些了。我自己是把她放在這樣黑暗生活的裡邊的人，從外邊若有製造來的光明，我沒有遮妨的權利。

村岡之姊 這樣說，你自己的妻子對於旁的男子親近了也沒有什麼關係呢。

村岡 不，關於這一點，我信得住簾子。她是一個軟弱性格的女人；所以有人強迫着送給戒指一類的東西，她不能拒絕的。但是，只因為她性格的軟弱，便把我放在一旁，而與旁的男子作下更無法的事情，她是絕對作不出來的。我的病越壞，她也越是不能拋棄我的。

村岡之姊 可是，鶴田這個男子，我總覺得是不能不小心的呀！

村岡 是這樣麼？我希望那個男子是一個好人。我若是有了一萬一，我希望他他是承受簾子的可靠底男人。

村岡之姊 呀，你連這種事都想到了！

村岡 快近三年這樣遊閒着，什麼事都想得到啦！簾子是一個無人可靠的女子，我若是有了一萬一，還讓她走進咖啡店去，一想到這裏，便忍耐不住了。因為這種心意，希望有人愛她罷；在我還生着的時候，她能尋到一個好友罷，我死後，好有一個男子把她的承受過去。我也許把鶴田這樣底男子想成為她的對象了。所以近來心情很健強；我就是這樣想着也不覺得什麼。因此我切望着鶴田是一個善良底紳士。這一冬季，我覺得，我是很難過得去的。

（輕輕地繼續着咳嗽。）

村岡之姊 佐竹先生，怎樣說的？

村岡 佐竹先生怎樣說又有什麼關係，我自己的身體我自己是十分了解的。

村岡之姊 （突然站起身來也）奧呀，每頁裏非起了十來事了！

華北日報副刊

本刊合訂本
第六期要目

木天・豐饒的城塔什干（譯）
先文・貴州紀行
有熊・生的色彩（題詞）——談文學批評
爾斯泰的藝術學說——對於托爾斯
復活」的解釋
宗覺・論古斯塔底納維亞的散文作家（譯
甚麼是CLASSIC（譯）

艤之：破屋的遺留
 陸潭：逸如女士
 廢名：天井——今天下雨
 鶴西：又一度撥動的心曲——哀歌（譯）
 「現代國際」週刊。

華北日報副刊

六

總是動的，熱的，如弛了韁繩的馬一樣，任性地奔放著而不容收斂。其後種種的打擊接踵而至，於是這狂熱的心情便漸漸地消滅下去，那慘淡的黑影却同年歲等速地增進起來。從二十歲到現在的五年中，那種的心情是在被磨損的情況之下，但熱終久是熱，不過老練些，有點涵養，而且多少能受冷酷的理智支配些，所以就漸形黯淡的顏色，非復往日的火般地的蓬勃熾熱了。

近來，從到天津的這二十幾年，那種的心情又熾熱起來。燃燒的滋味雖覺得很苦，但同時又如吃到久別的故鄉的櫻桃，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新的味道。這熱情又從我底心下熊熊地燃起，血紅色的火舌，在砥着心上所刻着的雍雅高潔的故都底名字。

早就想到必有今天，可是沒有想到事實上的今天之心情如此熾熱——熾熱得同五年前接氣時代理的熾熱一般。

其實我不怪我，並不是我自己討苦吃，偏要往焦灼裏尋，誰叫故鄉有那樣的風光深深地刻畫在我底心上？這話說得又入老套子了，和那靈魂的辯論爭點又相似了。不過我總是持我的論調，什麼時候也不能變。我說：凡是具有美的攝人的魔力的，就使無心引人的趨近，其原有之美，也就是天賦與引誘的本領了。

故都把幽美的湖山底影子，時時地映入我底眼裏，射在我底心上，四年的工夫，留下不能磨滅的印象，便不容我不迷戀着。

平常我總是不願意往回裏想，實在有些怯懦的矜持。現在已經矜持不住，拚着想一想以後或許能冷冷含頭。

說來也多了，以我這樣不欲浪漫而反多浪漫的生活，被這風光

的陶醉，的確很有幾次呢。如重九雨中在圓明園廢墟裏的縱飲，由秋北海月下的蕩槳，昆明湖岸的葡萄園，達園桃林中的秉燭，以及新碑側的靈臺，在在都給我留下記憶的線索，牽連繫繫着一直要列入地的那一天。所有這些的陶醉的印象，終不如一個影子留給我那樣的清楚，那樣的長久；這個影子就是西山。西山不是奇峯突起的高山，也沒有多少林木掩蓋着山骨，只是慢平的，赤裸的，但僅是這樣已成了我迷戀故都的對象之一了。

「西山雖不高偉，但卻溫柔。」這話說時曾被聽的人笑過，可是也改不了我對西山的主觀。西山的確是溫柔的，她那樣地雍容大雅，那樣地豐厚坦直，任你怎樣狂放的人，也要收斂起來——若你住在故都而又天天留意到西山形態的話。我，我這四年多的工夫，把狂放的靈魂陶冶下去，便是由於西山的原故，這一點，使我不能不感謝她無形的感化。再如在雪後看她鶴立漠中的端莊靜默，雨後看她濕熱欲滴的可憐的臉色，朝陽初上時的明媚，晚霞圍纏中的凝重，這都是她換取人的迷戀的手段。尤其是那雲和月的風光，更給我造成永不漫滅的記憶。

我想她——這宜遠宜近的山，也想那荒涼的古跡，絕冶的桃林，冷的碑石，以及清波和美酒，這一切都是故都的對象。

我底心情熱着要看久在相思的故都，便定了時間去，可是我底心情更熱起來，恨着時間來得太慢，難耐這許久的睽隔。現在更熱，熱得回到五年前該炎熱的時代，不可遏止的烈焰，又依舊燃着為黑影罩着的靈魂。

華北日報副刊

五・除夕（戲曲集）
（現已出版）

六・北遊（詩集）
（現已出版）

北平

楊晦著
實價五角

馮至著
實價四角五分

未名社及各書局

北平西城
錦什坊街
大喜胡同
十號
電話西局

華北日報副刊

159

北 北 報 副 刊

籬子（越法激烈地哭泣着）……

村岡 沒有方法。這是災難！不也是這方面的小心麼。

村岡之姊 不，不是這樣。本來就不應該接近他！真使人心裏討厭。

啊，是的，是的，他還拿來過海苔，說是從東京帶來的禮物，我看，那要是不想法處置了，以後也定是麻煩。

村岡 算了罷，姊姊。海苔一類的東西又有什麼關係呢。

村岡之姊 不，有關係的。

（姊退到廚房去）

籬子（哇地一聲哭出來）對不起你呀，受了戒指那樣底東西！

村岡 沒有什麼關係的。你沒有一點的不好處。

籬子 你這樣說，我真想死去了。

村岡 真沒有什麼關係，沒有什麼可憂慮的。使你受了這種遭遇，我覺得很難過的呢。

籬子 全是我一個人的不好。對不起，對不起。

村岡 不，都是我的不是。要給你買下了一千圓的寶石戒指，不會有這樣底事了罷。這次雖然吃驚了，不要因此便膽怯。不久，定會有好事的。

（幕）

（今年春友松兄曾爲春湖月刊索稿，當時以這篇譯稿答應他了；可是譯了一個開頭，覺得其中的對話實在難譯，並且也覺得它有些煩瑣，所以中斷了。現在，在整理行裝時，突然又想起了它，百忙之中，終於譯完了，但譯文的不安處，是希望讀者指正的。我所以愛好這篇譯作的緣故，便是因爲作者能創造出像村岡那樣底人物來！我覺得一個作家能製作出這樣底人物，而說他對於藝術，竟可以說是人生——沒有深刻底理解，我是不能相信的。）

從這一點看，我想，不只在菊池先生的作品裏是少有的事，就在全日本現代文藝中，也是極難得的。這篇劇作的原文，曾刊在九九二七年十二月號的改造雜誌上，大概尚沒有收集成書。——讀者。）

兒時的歌

元白

不堪人事日蕭條——杜甫

我們在搖籃般的教室裡，
唱着初入校學會的歌兒。
這歌兒（憶兒時）怎麼還沒忘掉？
這歌兒怎樣聽着不是當年滋味？
那上映着的都是童年的往事。
現在啊，我不能跳上幕中，
隨着他們再演那美的戲劇。
我是一個黑暗中的觀者，
我只悵然的不動默默的張望。
唉！當年啊溪邊柳下，聽着撲蝶，
現在孤零零的佇立深谷。
寂寞，寂寞，寂寞……

九月二十二日

羅曼思

十

九月二十二日
羅曼

在積極建設獨立自強

